

集陽十議引



卷之十 集陽徐乃昌藏書

余嘗按柱跡觀古循吏治狀如中牟初
循良茂美文采或關懷邑清河風調騰矣
吏道多疎鉤鉅摘談者易傷于東漢宦
惠蘇者常短于威稜戴星櫛雨非不勤事
右文之風茂如開門置驛號稱好士黔
之情靡切缺偶缺裾寸長尺短故世未有
能兼者廼今觀于我禹山翁之治集邑百
務犁然如天畢舉照節屋如燭龍洞而

如懸鏡神君之號業遍區中而揮汗秉
寒暑無間夜分視事昧爽蓐食又散之
駘宕之風沛之以教大之德務存簡靜
滌繁苛息訟去爭與民休暇且自公下
之會道遠居陽九之厄連年大旱賴公
療厥災余聞巢田間子婦刈穫停耒
播作勞而誣之曰盛夏之暵禾苗其枯
天豈澍雨衆朝而蘇我刈我穫盈籍與
車急輸我租餘哺我孥我侯之劬蓋不
意公之覆

露巢與巢之頌公德者若此今之時冠
進賢牧元元專城者余固知其無若我
禹山公也公擘畫巢陽條議禾易更僕
數今梓其要者十題曰巢陽十議余受
公知深敢借為之引

歷陽初水成清頓首誤

巢陽十議

救災荒

設粥廠

議倉稻

均田糧

處丁銀

清絕田

查餘銀

清屯田

定異獄

豁冤獄

携孥馬如麟草

救災荒

巢縣為救飢荒事看得地方荒歉百姓嗷
 嗷本縣日夜憂卹無由措置姑斟酌權宜
 官民兩利數款似于荒政不無萬一有裨
 一禁糶出境蓋米價今已過亢而有等射
 利之徒貪得無厭私販出境希圖再倍此
 風漸不可長也令有稻米之家照市平糶
 價不與少減以濟本地之急如違者定申
 嚴究將一半入官仍將米行經紀枷號治

罪如有私販圖利者不時緝訪即驅逐之
一大戶領糶蓋今秋尚有晚稻荳麥可延
旦夕若冬底春初米麥一盡必然大飢今
奉撫按明文着令各里殷實之家報領官
銀預行糶稻如稻無多則糶糧亦可俱行
輸納倉內以待異日平糶濟民價照時值
並不費大戶銖銹庶可少備積貯于後矣
一義激善良蓋血灾憫患疇無是心惟在
上者無以勸之耳今歲方飢饉目擊心傷

如有好義之家樂施之士不拘多寡隨意
捐施本縣給與各里文簿一冊願者照數
登名不願者聽若肯捐二十石至六十石
者給之扁額以旌其善若肯捐百石至二
百石者錫之冠帶以榮其身本縣仍當親
造其廬為民請命且申本府行獎表揚此
亦有無相通之羨一時激勵勸化之權也
一廣行貿易蓋米價貴賤地方不同今城
市鄉村殷實大家即日多備錢本趨時各

到米麥賤處自己販回穀米荳麥聽困家
隨照時價裁糶官府不與減數此在富家
既可賺利而地方且不憂無粮若有尚義
向先出糶以為各家倡率本縣定行申報
院道給扁示旌各里老總甲於朔望將出
糶姓名及糶到米稻荳麥開報以憑查驗
如果富實不出糶者記其姓名以待重役
加之此雖今日救荒之權宜抑亦古者卹
災之遺意也伏乞照詳施行

設粥廠

巢縣為荒政事照得飢饉之民惟粥宜於
全活賑施之際有法斯可均沾伏蒙台臺
條款祇當一一奉行詳開稟復第思設粥
救民其利甚弘而其弊尤所當禁請畧陳
之設粥之所奸偽易滋或以得過之家因
親識而妄報者或以極貧之人緣仇隙而
故遺者是故體訪貴嚴此當禁一管理之
人須擇殷實而忠誠才幹者始克濟事否

則不為己之尅侵則為入之朦蔽無益救
賑而反損公貲矣此當禁二煮粥貴於勻
調稠熟斯能養人往時有不行者熟生不
可食或禱以黍穀硬不堪食者不但加水
滋病之弊已也以當禁三立廠之處必須
寬大空閑寺觀分派有法斯可使點散若
群聚爭先則瓦礫擁塞之餘不無擠踏而
至亡者尤不可不預慮也此當禁四分粥
之時往往委托非人一時不能周遍遂至

加以鞭棍戕其體膚殊可痛也此當禁五
飢饉之久多病瘦弱不便前趨每每奚落
在後乃強有力者先得之先得者與之稠
滿後來者必至淺薄是強弱不均也此當
禁六嚴此六禁則施粥不患不均此固一
得之愚日夕惓惓於設法也遵依施賑之
日一切禁示仰副台臺惓惓憂卹之懷理
合回稟

議倉稻

巢縣為議處易倉稻貸牛種以甦賠賤以
助耕作經久可行事照得預備倉積貯罪
稻以備賑濟舊規倉審丁田上戶充當斗
級責令看守但倉稻耗折賠累實多據斗
級趙通海等呈稱照田起差雖係應供之
役柰何被累獨重每交盤舊稻每石耗折
六升新稻每石耗折八升今在倉稻二千
四百石有餘將來稻數日增賠賤日大必
致廢家蕩產等情前蒙本府鈞牌九窮民

無牛種者各令開報申請議貸牛種據此
照得積儲大計也監守重役也穀少則賠
賤者有限穀多則賠補者無涯委係不堪相
應酌處及查得出陳易新固是良法但出
時須照官價入時須合原數穀賤則出為
難穀貴則入為難賤而不出則耗多賤而
出則所虧尤多貴入而不入數則所虧多
貴入而如數則其害必有當之者矣為此
遵依示諭二十里查有貧無牛種拋棄田

荒者各里紛紛告借第庫中並無積羨之
錢去歲查盤共銀八百十兩後蒙按院劉
票取六百兩傾銷成錠解本府庫矣剩下
二百十兩批示非本院支銷不許動支緣
此再無移用夫積貯所以救荒也方今十
室九空醫瘡剜肉豐與荒等耳富家大戶
每借一石收息至七八斗然而猶有不得
借者若積穀而不為易貸徒使虧耗遺累
守者蓋若年常歛散濟其耕作而公私兩

便之為愈也為此議得本縣二十里每里
給穀五十石看令里老前同公報某甲貧
無牛種者貸與十石或十五石用連名五
六人或八九人出名借領給置牛種比至
秋成止許收息二斗排年佐催交納委官
監收每石以息一斗給排年以息一斗給
斗級蓋排年有搬運之勞故取民之二而
還倉之一斗級所收一斗准作耗折何者
新穀雖經曬晾濕性猶存即有青粒一時

桶颺不淨及至蒸乾輕則易出故鼠之耗少而乾之耗多似宜取足於此其或里排乘時私借籍口官稻則收息甚少民反利之無論穀賤而可出無論穀貴而可入上以免催耗之費下以免賠耗之累小民無告借之擾大戶無多勒之弊萬一年歲不
等半斂則一排數石而徵收易為力全歉則姑俟次年而存留尚有餘若乃上下豐歉不等則酌收而酌俟之可也至若接管

斗級于秋末冬初先用收之而後出之以其出而按其收則所收藏自不敢私及至交盤止是存留及新收罪贖不惟准耗賠耗俱無桶颺亦易夫力亦省每年循環春季報出秋季報入則於借貸之中兼寓補助之法公私兩便貧富均沾不為一待假濟之恩實為經久可行之術合無賜允着為定例則有利無害而永被深恩矣

均田糧

桶颺不淨及至蒸乾輕則易出故鼠之耗少而乾之耗多似宜取足於此其或里排乘時私借籍口官稻則收息甚少民反利之無論穀賤而可出無論穀貴而可入上以免催耗之費下以免賠耗之累小民無告借之擾大戶無多勒之弊方一年歲不
等半歛則一排數石而徵收易為力全歛則姑俟次年而存留尚有餘若乃上下豐歉不等則酌收而酌俟之可也至若接管

斗級于秋末冬初先用收之而後出之以其出而按其收則所收藏自不敢私及至交盤止是存留及新收罪贖不惟准耗賠耗俱無桶颺亦易夫力亦省每年循環春季報出秋季報入則於借貸之中兼寓補助之法公私兩便貧富均沾不為一時假濟之恩實為經久可行之術合無賜允着為定例則有利無害而永被深恩矣

均田糧

巢縣為均田糧以便輸納事准本縣知縣
馬関稱照得本二十里里有二百甲其初
田糧頗均貧富皆便向來富者日置其田
則日收本甲而本甲每至羨盈貧者日棄
其產則日出本甲而本甲遂至瘠薄有富
甲田糧多至七八十石有貧甲田糧不穀
六七石者糧多之甲則包侵老戶以代納
而移東為西易於侵匿糧少之甲則逼促
貧丁以奔命而醫瘡剜肉吾於難支况積

弊相仍止給排年總票以故已輸無據常
至老戶重徵此不均不平之甚所當亟處
而早甦者也卑職蒞任以來日加體訪惟
欲少蘇民困俾有寧居搃計本縣之田共
六萬餘畝均分二百甲各該三百畝踰此
額者則當裒之以益其不足歉此額者則
當益之以損其有餘每戶各給一票各註
若干每年十限催徵每月以照限輸納如
百兩者一月完銀十兩如倍完者兩月免

其比追巷戶自投而有憑排年止催而無
涉庶貧富相均法畫一而可守多寡不異
人悅服而易從以三百之田而供一甲之
役則其役易贍以三百之糧而為一甲之
徵則其徵易完以巷戶自執其票而票有
可據則排年難侵以由票各註其糧而糧
有定額則里役難罔固非若此盈彼歉而
使貧里之獨難亦非若搃派包輸而使窮
戶之重累此于民實得沾其惠矣

處丁銀

巢縣為議處丁銀以甦災民以便輸納事
照得本縣原奉賦役成規入丁著為九則
上上者九錢上中者八錢上下者七錢中
上者六錢中中者五錢中下者四錢下上
者三錢下中者二錢下下者一錢其立法
非不善也但里老之供報未必盡公畝分
之編審未必盡當或得賄者以富而作貧
居其下則或無賄者以貧而捏富列於上

科即當豐稔之歲人情已且不堪矧當荒
旱之餘丁銀將何措辦以故六安合肥舒
城廬江四州縣原以九則難行仍守平頭
之法在六安減九錢自六錢至八分在合
肥則槩徵五分在舒城廬江則槩徵一錢
餘者派入糧內民到於今使之茲巢邑土
瘠民貧不及六肥舒廬之饒也冰潦旱魃
不減六肥舒廬之災也畸零流寓不下六
肥舒廬之衆也而徵以九則民多流離又

不少六肥舒廬之逋也卑職蒞任以來目
擊民艱遍加體訪咸稱九則之額米易完
公又值數歲之災人多逃竄欲比例如六
肥等州縣故事均派平頭卑職握筭持籌
挨圖審戶先曉示以復業者給之牛種繼
曉諭以隱丁者加之創懲以故流離者多
負襁而歸匿漏者皆列戶而報較前丁口
二萬六千有奇今除死亡之外新增歸籍
及年壯成丁者共三萬二千有奇丁口雖

僅加忝瘡瘼俱猶初起若復以九則行之
竊恐上上九錢之稅即富室難堪况非富
室者手若或不揣時勢遽以平頭行之則
人丁所增無幾正額不免有虧將必銀加
於田糧加於重又不有便於丁而不便於
田者乎非全策也竊照琴瑟不調固當更
張而鼓變通有漸尤宜斟酌而行今雖未
敢遽如合肥舒廬等縣平頭之法擬欲比
照六安事例易九則以為三則稍寬民以

撫災民於舊則九錢八錢七錢者槩派列
為上戶納丁銀伍錢於舊則六錢伍錢四
錢者槩派列為中戶納丁銀三錢於舊則
三錢二錢一錢者槩派列為下戶納丁銀
八分餘於正額未足者人丁以增剩數有
限量派於田糧之內夫丁銀減則人免逋
逃其便一新丁多增則派不加重其便二
田糧量派則貧富相均其便三丁銀易完
則人免徵比其便四丁田通融則額不少

損其便五法行以漸則人不駭聽其便六
此卑職詢之人情士俗而咸以為宜故敢
叅之臆見與言而懇從民便擬合請詳合
無俯念民災准從所請庶寬民一分既有
以為聚渙合離之術而正額易辦又有以
得救偏補敝之宜實 台臺再造業民之
大恩世世無極矣惟願別有定奪照詳示
下施行

清絕田

巢縣為清查絕戶軍田議備儲積事照得
本縣先於洪武年間撥充南北各衛軍丁
遺有贍軍田產迄今貳佰數拾年來中有
丁盡戶絕者亦有人亡衛遠者田無承業
之人戶有虛剩之產或為隣佑之代耕久
而即作為己業或為里排之開種久而忘
其為軍田上既失於清查下遂致其隱佔
今該本職仰承 台臺備荒之旨細行清
查允有絕戶軍田盡行查出拘各審明似

宜追償原值變價入官第恐費多撥擾且
以利非久長議令每種壹石每年議徵租
稻貳石共清出軍田壹伯壹拾叁畝陸分
伍厘共納貳伯貳拾柒石叁斗歲入其租
於義倉以為凶荒不虞之儲歲報其入於
本院以稽倉庾儲蓄之需蓋變田輸價其
利雖厚而利在一時照田起科其利雖微
而利垂永久上不加賦而自益下無隱佔
斤滋奸誠豈欺相資公私兩便者也伏乞

照詳明示施行

查餘銀

巢縣為清查空餘銀兩議濟軍儲事照得
時當海警用值費繁卑職仰承 德意俯
竭愚忠將貯庫錢糧逐一細加查覈查得
先年因沽頭閘之壅淤濬夏鎮閘之新路
暫為加派本縣閘夫銀捌拾貳兩捌錢比
當正議一條鞭之時遂行載著成規之例
以一時之加派歲課征收踰十載之存留

空餘無用前官間或申請那支卑職則為
謹覈貯庫萬曆捌年閏夫銀叁拾貳兩伍
錢萬曆玖年閏夫銀捌拾貳兩捌錢萬曆
拾壹年閏夫銀叁拾壹兩伍錢肆分萬曆
拾貳年閏夫連水脚共銀捌拾叁兩陸錢
貳分捌厘萬曆拾肆年閏夫銀捌拾貳兩
捌錢萬曆拾伍年閏夫捌拾貳兩捌錢萬
曆拾陸年閏夫銀捌拾貳兩捌錢萬曆拾
柒年閏夫銀捌拾貳兩捌錢萬曆拾捌年
閏夫銀捌拾貳兩捌錢共銀陸伯肆拾肆
兩肆錢陸分捌厘與其虛存縣庫而徒費
查盤孰若清解 台臺而少資緩急合無
准將前項銀兩詳允解府類解 台臺以
濟今日軍儲之用更請自今貳拾年為始
蠲免派徵以蘇小民不急之供蓋以久積
於無用而清解之所以為 國也以久征
之無名而蠲征之所以為民也此固軍儲
有需上下兩利之策伏乞照詳明示施行

清屯田

巢縣為遵制循職掌修屯政等事審得隱
佔屯田陸希顏羅干保等共田貳佰貳拾
叁畝一分八厘盜典屯田劉權張良等貳
佰捌拾一畝一分八厘盜賣屯田陳汝惠
等共陸拾一畝六分俱開會本衛指揮李
觀詣各圩地方單騎步踏沿址履畝博訪
廣詢聞見僉同鞫審再確逐一登記冊籍
開列申詳照得屯田所以贍軍也孰得而

隱占給軍所以領種也孰得而典賣乃積
久弊生產業據奪於孤寡之手於是視若
國有者矣饑寒迫切膏腴獻售於強梁之
門於是視若當然者矣虎踞以暗侵者受
利而無稅狼貪以私鬻者實云而名存響
非台臺之題請清查是豪舉得以恣
其私而公田得以任其貨也其不上負
朝家設屯養成之恩者幾希今已經清查
分別外隱佔者坐以無人承種因而侵占

上納子粒不缺者律盜典賣者坐以典賣
屯田上納子粒不缺者律少警奸宄用復
舊章庶田有常守軍有常業誠台臺造
福於衛士者功永永也若自首改正者俱
屬未審之前合行原情免罪

定異獄

巢縣為乞究重情事審得唐言係快手先
因李廷容與陳仕企陳仕全陳元芳許告
差快王岱拘提比時仕企等躲避而岱即

拘許氏到家遂相姦淫情好日密後仕企
告院批府問明發落許氏仍歸夫家而情
則戀王岱矣岱亦戀許氏不捨屢往仕企
家以要償紙價為名與許氏私謀定計捏
稱仕企等偷牛拘捕送廳研審許氏遂誣
執翁夫謀死張文連人命虛情收獄乃唐
言者則王岱之虎翼也岱恐人命無據則
仕企等終獲辨出而許氏不得終奪又與
唐言商議言係捕衙積後前二年有石馬

山打死不知姓名婦人該坊呈鳴捕衙偶
緣本縣公出捕得當差唐言等相埋言就
議將此婦人身死令許氏執供先年翁夫
謀死沈客人張氏虛情則人命有據不怕
檢驗比時岱稟將許氏寄收孤老院中岱
言二人日設酒肉輪流姦宿情好愈密許
氏惟二人之言是從而當官即供稱翁夫
謀死沈客張氏矣三人成虎百口難分况
言出于媳妻屍檢於見証仕企等乃含冤

受罪唐言遂收許氏為妻屢檢卷存擬斬
係獄後幸黃明會之被獲寄監偶言張文
連之同夥生意仕企方声冤告審文連獲
拘出到官王岱面質無辭許氏供言唆使
比岱思奸露遂爾自縊言先脫逃嗣復捉
獲叅照得唐言身充官役志溺荒淫亂人
妻而即謀人死兇似虎狼陷入獄而復占
人妻行同狗彘造意生端唆一頓之誣執
通情設計殺三命於非辜矧仕企已殞獄

中芳等幸猶不死言之切齒怒激衝冠擬以謀殺造意之律允屬無辭許氏失身二惡夜輪宿而不知羞謀害三寃陷翁夫而不知惜惟戀奸情之密竟肆誣執之奸致翁命之殞亡實由假手累夫罪於縲絏皆出奸謀向非張文運之到官必累元芳等之死獄誠為淫暴之罕見真乃天地所不容擬以謀殺夫及夫之父已行者之條允屬無枉今蒙將言等改擬實招罪犯

豁寃獄

巢縣為地方大變事照得盤週以惡少之黨恣鬪賭之行矚林店之無人欲圖謀劫誘喜童之情密沉醉殺傷欲脫已辜駕禍文選真情未寃俱坐極刑竊據盤週喜童同宿壹床豈有被殺不知之理既稱與文選同殺緣何蚤至文選家報死此其誣扳一也打刀殺人此是密事趙文選生長和州豈不能自買而反托於異鄉之盤週乎

此其誣扳貳也既云取有尖刀付與文選則搜時當自文選處搜出何故又在盤週處乎况稱文選將刀丟在河內何故又在盤週糞窖中乎此其誣扳三也審鐵匠張宦稱係盤週親買後又親取並不見趙文選此其誣扳肆也尖刀在廁血衣在缸二者足証殺人矣彼厨灶之方刀乃鈍器耳焉得信為殺人之具乎此其誣扳伍也方刀乃割肉之器家家有之此厨中之必具

灶上之常置者今以灶上易為灶中亦寃矣况供中既云刀經灰擦又云血痕夫既灰擦則無血痕有血痕則非灰擦雖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不自知其辭之舛也此其誣扳陸也夏應禹林來旺宿於文選家文選房止四間出入響聲二人豈不知竟設欲殺人何不於獨宿無客之日而於是夕乎此其誣扳柒也喜童慶壽是亦好情非有不共戴天之仇何為以好情成惡意

而及殺之乎此其誣扳捌也據稱文選借
喜童銀伍兩連討未還以此讐恨鞠審林
日新喜童一幼僕耳從無家室豈有餘資
放債者乎此其誣扳玖也喜童飲酒法才
呼回喜童抹牌法才促睡彼一証見止是
法才耳法才拾餘歲稚子其言必真先稱
止見盤週喜童抹牌並不見文選致令嚴
威恐嚇終不變言乃反為教伊之語則莫
須有參字能服人乎此其誣扳拾也盤週

謀財殺命死有餘辜趙文選誣陷坐刑實
為冤枉似難以無辜而罹法網亦不敢泥
成案而俾含冤盤週抵償擬斬允宜趙文
選合行開什

穀岡八議引

馬如麟曰穀岡歷年以來皆以舊制為所
當因以習俗未可遽變是以弊日積而民
日困余承

上命補茲邑遐聞迭聽即心切惘瘵下車
以來九耳目所及不便於民者乃銳意振
刷弗徇舊制弗拘習俗以是施于有政民
稱便之凡所更革若干條真百孔千瘡更
僕未易數也僅錄其大者八議用志救弊

之微權云古人謂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民必有所濟余所區畫祇以心存愛物而已至民之濟否則安敢知哉則安敢知哉

穀岡八議

清未完

定徵收

議走馬

辯疑獄

革濫罰

追風運

查侵佔

諸義

清未完

穀城縣為清理未完以消積滯事照得上之令下也必藉乎文移下之承上也莫先於銷繳乃穀城之未完則有大可駭者卑職蒞任之始悉將六房未完挨年順月逐一查出院道未完者不下百餘件本府未完者有踰五百件卑職目擊舊弊思竭微勤乃倒架搜尋逐房徧檢內有自萬曆三年以至二十年者或原行已失而前

件未銷或原牌尚存而拘提未到或已經
結卷而批詞未繳或已經解贖而銷繳未
前昔日之承行者不役滿而物故則革役
而歸田查無可考今日之接管者非昏慵
之朽夫即幼稚之蠢子茫無所知此皆前
官視之為近奉而漫不加心後官視之為
舊行而竟不留意日積月累愈滯愈多使
今不為一清理之則積滯何日可消而後
吏之聽比者將無窮極也卑職晨夕親閱
共清出四百八十件分為兩項一請照詳
一請照驗伏候鈞裁定奪庶幾一洗弊習
漸了未完用副 台臺勵精督率之美意
伏乞照詳施行

定徵收

穀城縣為革積弊定徵收以清糧稅事照
得錢糧係干重務而積弊難以因循卑職
履任以來日訪民瘼博詢利弊乃穀邑之
弊其六則無如錢糧之不明者收銀則置

二十七櫃群二十七里長而淹滯經年拆
銀則置一戶書總一戶書而督率各里入
銀查無實數而拖欠者歷歲皆千餘金出
銀不由庫中而經放者歷歲皆憑胥吏合
戶總一由票發時直至年終匪惟銀數多
寡之難知抑亦發票後時之無用民生遭
此其害極矣兼之排年催花戶之銀而多
派則加倍者有之收花戶之銀而侵匿則
重徵者有之是排年一弊孔也里長操收

納之權而大秤小入填簿籍之數而有納
無開是里長一弊孔也又戶書總握其磨
筭而出入自由聽憑其家歲而有無莫考
故先年戶書總管多有起家萬至千金數
百金者是戶書又一大弊孔也本職深知
此弊殊切痛心昕夕思維求除積害乃督
同造冊里書及二十七都里書弔取實徵
黃冊賦役全書照依原額人丁田地定數
磨筭應納丁糧立一總簿槩記一縣二十

七里錢糧共若干立一徹簿分記某都某甲錢糧各若干務使總撒相合立一花戶簿某人丁若干某人田地若干各給一小由票俾自秤投立一流水簿自天字一號起至百號止接地字一號起至百號止以至玄黃等號納即填付里長看櫃每半月止輪一人收完即拆封入庫不必久羈是里長多勒之弊孔除矣排年催徵令花戶各自投納銀足即銷限回家不必待比

是排年侵收之弊孔除矣戶書革去凡收放悉自公堂一年以十限為期一月以三比為限如應納百兩者每月派銀拾兩每兩限派銀叁兩叁錢叁分限期有漸則輸納易完是戶書乾沒之弊孔除矣法馬等子悉依新降火耗加贈悉革舊規頭門儀門懸之二鑼需索添增擊之即治庶一歲之錢糧按籍可考而百姓之積害以漸可除稅清弊革而于民生為少裨矣伏乞照詳

施行

議走馬

穀城縣為議處走馬以覈虛實以均勞逸
事照得本縣額馬伍拾匹每匹工食草料
銀貳拾肆兩以月計之則每月應給銀貳
兩以差計之則每差徃返二日作銀一錢
五分則每月應十三差以馬計之則總馬
伍拾匹每月共該陸百伍拾差然據實計
之則每月必無一馬之十三差五十馬之

六有五十差者向惟上無簿籍之稽而奸
偽者憑其口報下多隱佔之役而包攬者
易與為奸兼之對戶充支則又名多實少
紛紛告害職此之由卑職蒞任以來博詢
輿論冀求良法盡滌弊源乃拘同鄉約里
老地方人等隔別研審果係年久消乏者
准為更替隻身應役者幫共充當家計難者
仍行走遞又置立馬戶簿籍每馬一葉共
五十葉上開馬戶姓名下列十二月走差

次數如有差過者報縣親行填註夫新舊相兼則其役易應一便也簿籍親註則奸偽莫乘二便也次數既報則包攬難容三便也斯則馬無漏差人無隱佔以二兩之價給一月之馬將寬然而有餘以五十之馬走一年之差當優然而稱足偏累之害諒可少甦而庶幾虛實以覈勞逸以均矣伏乞照詳施行

辯疑獄

穀城縣為人命事審得高松與劉氏姦密多年而劉氏夫陳長一令往房縣生理經年不回則劉氏為高松所占者久矣高松寢長一之家而肆然無忌至三更之際而言咲聲聞值長二之打門而逞亮出毆則高之恃富恣暴其狀何如且黑夜扭結滾傷致死一犯夜深無故入人家之條一犯姦所捕獲奸夫拘執之律此乃其自取之事似與兩手鬪毆致死者大相懸絕矣夫

松淫人之妻據人之室逐其夫而恣其慾
敗倫傷化人所共憤者而長二聞談捉獲
兩敵殞生且其所毆之地乃長一之家非
高松之家也長一不在高松何為而入其
家乎論傷則罪宜抵償原情則法宜未減
不然則淫夫淫婦咸得籍口於抵命人皆
歛手而不敢捕矣况事經二載而長一未
還則其存亡尚未可知若又坐長二以大
辟是以二命而償一淫亂之人也茲松母

崔氏苦籲不忍檢驗具有息詞似亦宜從
更事闕風化成案難拘伏乞裁奪

革濫罰

穀城縣為革濫罰以清詞訟事照得罰無
濫及斯民不稱寬本縣宿弊莫先於小紙
之當革者舊規凡狀投審紙贖之外先罰
小紙公堂葢一小票內開連紙一張上河
下河白靈紙各五張封筒一個官價一錢
紙鋪印記每月算銷紙戶索印記銀一分

押差索酒水銀一分事屬無名罰沿歲久
原告及而被告亦然被告加而原告不免
更且無干之中証亦皆有名之名如是寬
抑未申而紙價先費曲直無判而罰錢槩
施詞訟亦何由清也卑職蒞任查知前弊
即行革除以祛積害合應申報乞示永革
以安民生卑職未敢擅便

追夙逋

穀城縣為清夙逋廣儲積以備非常事照
得本職於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到任交
盤倉糶計一千四百七十四石零竊念儲
積僅此難備不虞乃逐一清查卷開萬曆
二十一年八月署印縣丞陳學文放借倉
糶一千二百八十石迄今已歷四年前官
從未追納細訪借戶俱係在官衙役及城
市棍徒或改姓仍名或易名仍姓互相保
結任意誑侵久假不歸視如己物至若貧
農僻壤顆粒無霑比因春作之際緩待未

徵迨至秋成於八月初一日為始立限催
比及今九月二十日除逃亡者無追外共
追還稻黍一千二百五十石零俱收貯在
倉訖數年之逋負今得始清久賴之奸民
毫無容騙庶于儲積稍裕而不虞可備萬
一矣

查侵佔

穀城縣為清查侵佔田地事照得物各有
主戶絕則當報官田入版圖承領必須上

價豈得逞雄恃眾侵佔絕戶之產不行上
價久收花利而暴橫玩法者乎據告人陳
仕保告稱乾汶都絕戶黃荒七兒遺有田
地一百四十一畝七分久被豪軍趙輓等
遠方流惡侵佔為業不行報官等因本縣
親行踏勘拘集鄉老地隣逐一清查研審
果係先時趙輓係黃州府人問成鄖陽流
屋此地租種黃荒七兒田地還租年久後
黃荒七兒戶絕乃趙輓等兄弟五人豪富

凶惡一方人民不敢抵觸任憑管業收利
到今十有余年丈得次上田三十七畝二
分中岡地二十七畝七分下地七十七畝
一向強據不行報官上價深屬欺國渺法
合照例次上田每畝納價銀四錢中岡地
每畝納價銀三錢下地每畝納價銀二錢
共該銀三十八兩五錢九分召有願佃之
人納價上庫報入本院項內作正支銷庶
奸宄少戢而法紀以肅矣

儲義倉

穀城縣為開報社稻以便交盤事照得本
職于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履任查得本
縣社倉雖設顆粒無存難備緩急乃先追
萬曆二十一年署印陳縣丞放借稻一千
二百五十石零還倉及二十四年應積銀
稻共六百石俱冊報聽候交盤外凡遇春
收秋熟之時本職量行設處趁時糴買雜
糧收貯社倉以為民倡願義輸者多寡任

